

繡像

水

滸

傳



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

話說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分撥去看燈人數：『我與柴進一路，史進與穆弘一路，魯智深與武松一路，朱仝與劉唐一路。只此四路人去，其余盡數在家守寨。』李逵便道：『說東京好燈，我也要去走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你如何去得？』李逵守死要去，那里執拗得他住。宋江道：『你既然要去，不許你惹事，打扮做伴當跟我。』就叫燕青也走一遭，專和李逵作伴。

看官聽說，宋江是個文面的人，如何去得京師？原來却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后，却把毒藥與他點去了，后用好藥調治，起了紅疤；再要良金美玉，碾爲細末，每日涂搽，自然消磨去了。那醫書中說：『美玉滅斑』，正此意也，當日先叫史進、穆弘扮作客人去了，次后便使魯智深、武松扮作行腳僧行去了，再后宋江、朱仝、劉唐也扮做客商去了。各人跨腰刀，提樸刀，都藏暗器，不必得說。

且說宋江與柴進扮作閑涼官，再叫戴宗扮作承局，也去走一遭，有些緩急，好來飛報。李逵、燕青扮伴當，各挑行李下山，衆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餞行。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：『你閑常下山，好歹惹事，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，非比閑時，路上不要吃酒，十分小心在意，使不得往常性格。若有冲撞，弟兄們不好廝見，難以相聚了。』李逵道：『不索軍師憂心，我這一遭并不惹事。』相別了，取路登程，抹過濟州，路經滕州，取單州，

上曹州來，前望東京萬壽門外，尋一個客店安歇下了。

宋江與柴進商議，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話，宋江道：『明日白日里，我斷然不敢入城，直到正月十四日夜，人物喧嘩，此時方可入城。』柴進道：『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』次日，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，頭上巾幘新鮮，脚下鞋襪干淨；燕青打扮，更是不俗。兩個離了店肆，看城外人家時，家家熱鬧，戶戶喧嘩，都安排慶賞元宵，各作賀太平風景。來到城門下，沒人阻當，果然好座東京去處。怎見得：

州名汴水，府號開封。逶迤接吳、楚之邦，延亘連齊、魯之境。山河形勝，水陸要冲。禹畫爲豫州，周封爲鄭地。層迭卧牛之勢，按上界戊己中央；崔嵬伏虎之形，象周天二十八宿。金明池上三春柳，小苑城邊四季花。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，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。靄靄祥雲籠紫閣，融融瑞氣照樓臺。

當下柴進、燕青兩個入得城來，行到御街上，往來觀玩，轉過東華門外，見往來錦衣花帽之人，紛紛濟濟，各有服色，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。柴進引着燕青，徑上一個小小酒樓，臨街占個閣子，憑欄望時，見班直人等多從內里出入，幞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。柴進喚燕青，附耳低言：『你與我如此如此。』燕青是個點頭會意的人，不必細問，火急下樓。出得店門，恰好迎着個老成的班直官，燕青唱個喏。那人道：『面生并不曾相識。』燕青

說道：『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故交，特使小人來相請。』原來那班直姓王，燕青道：『莫非足下是張觀察？』那人道：『我自姓王。』燕青隨口應道：『正是教小人請王觀察，貪慌忘記了。』那王觀察跟隨着燕青來到樓上，燕青揭起簾子，對柴進道：『請到王觀察來了。』燕青接了手中執色，柴進邀入閣兒里相見，各施禮罷，王班直看了柴進半晌，却不認得，說道：『在下眼拙，失忘了足下，適蒙呼喚，願求大名。』柴進笑道：『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，且未可說，兄長熟思之。』一壁便叫取酒肉來，與觀察小酌。酒保安排到肴饌果品，燕青斟酒，殷勤相勸。酒至半酣，柴進問道：『觀察頭上這朵翠花何意？』那王班直道：『今上天子慶賀元宵，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，通類有五千七八百人，每人皆賜衣襖一領，翠葉金花一枝，上有小小金牌一個，鑿着「與民同樂」四字，因此每日在這里聽候點視。如有宮花錦襖，便能够入內里去。』柴進道：『在下却不省得。』又飲了數杯，柴進便叫燕青：『你自去與我旋一杯熱酒來吃。』無移時，酒到了，柴進便起身與王班直把盞道：『足下飲過這杯小弟敬酒，方才達知姓氏。』王班直道：『在下實想不起，願求大名。』王班直拿起酒來，一飲而盡。恰才吃罷，口角流涎，兩脚騰空，倒在凳上。柴進慌忙去了巾幘、衣服、靴襪，却脫下王班直身上錦襖、踢串、鞋褲之類，從頭穿了，帶上花帽，拿了執色，分付燕青道：『酒保來問時，只說這觀察醉了，那官人未回。』燕青道：『不必分付，自有道理支吾。』

且說柴進離了酒店，直入東華門去看那內庭時，真乃人間天上，但見：

祥雲籠鳳闕，瑞靄罩龍樓。琉璃瓦砌鴛鴦，龜背簾垂翡翠。正陽門徑通黃道，長朝殿端拱紫垣。渾儀臺占算星辰，待漏院班分文武。牆涂椒粉，絲絲綠柳拂飛甍；殿繞欄楯，簇簇紫花迎步輦。恍疑身在蓬萊島，仿佛神游兜率天。

柴進去到內里，但過禁門，爲有服色，無人阻當，直到紫宸殿，轉過文德殿，殿門各有金鎖鎖着，不能够進去。且轉過凝暉殿，從殿邊轉將入去，到一個偏殿，牌上金書『睿思殿』三字，此是官家看書之處。側首開着一扇朱紅桶子，柴進閃身入去看時，見正面鋪着御座，兩邊幾案上放着文房四寶：象管、花箋、龍墨、端硯。書架上盡是群書，各插着牙簽。正面屏風上，堆青迭綠畫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圖。轉過屏風后面，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，寫着道：

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

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，心中暗忖道：『國家被我們擾害，因此時常記心，寫在這里。』便去身邊拔出暗器，正把『山東宋江』那四個字刻將下來，慌忙出殿，隨後早有人來。柴進便離了內苑，出了東華門，回到酒樓上看那王班直時，尚未醒來，依舊把錦衣、花帽、服色等項都放在閣兒內。柴進還穿了依舊衣服，喚燕青和酒保計算了酒錢，剩下

十數貫錢，就賞了酒保。臨下樓來分付道：『我和王觀察是弟兄。恰才他醉了，我替他去內里點名了回來，他還未醒。我却在城外住，恐怕誤了城門，剩下錢都賞你，他的服色號衣都在這裡。』酒保道：『官人但請放心，男女自伏侍。』柴進、燕青離得酒店，徑出萬壽門去了。王班直到晚起來，見了服色、花帽都有，但不知是何意。酒保說柴進的話，王班直似醉如痴，回到家中。次日有人來說：『睿思殿上不見「山東宋江」四個字，今日各門好生把得鐵桶般緊，出入的人，都要十分盤詰。』王班直情知是了，那里敢說。

再說柴進回到店中，對宋江備細說內宮之中，取出御書大寇『山東宋江』四字，與宋江看罷，嘆息不已。十四日黃昏，明月從東而起，天上并無雲翳，宋江、柴進扮作閑涼官，戴宗扮作承局，燕青扮爲小閑，只留李逵看房。四個人雜在社火隊里，取路哄入封丘門來，遍玩六街三市，果然夜暖風和，正好遊戲。轉過馬行街來，家家門前扎縛燈棚，賽懸燈火，照耀如同白日，正是樓臺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四個轉過御街，見兩行都是烟月牌，來到中間，見一家外懸青布幕，里挂斑竹簾，兩邊盡是碧紗窗，外挂兩面牌，牌上各有五個字，寫道：『歌舞神仙女，風流花月魁』。宋江見了，便入茶坊里來吃茶，問茶博士道：『前面角妓是誰家？』茶博士道：『這是東京上廳行首，喚做李師師。』宋江道：『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。』茶博士道：『不可高聲，耳目覺近。』宋江便喚燕青，附耳低言道：『我要見李師師一面，暗里取事，你可生個婉曲入去，我在此間吃茶等你。』宋江自和柴進、戴宗在茶坊里吃茶。

却說燕青徑到李師師門首，揭開青布幕，掀起斑竹簾，轉入中門，見挂着一碗鴛鴦燈，下面犀皮香桌兒上，放着一個博山古銅香爐，爐內細細噴出香來。兩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畫，下設四把犀皮一字交椅。燕青見無人出來，轉入天井里面，又是一個大客位，設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小床，鋪着落花流水紫錦褥，懸挂一架玉棚好燈，擺着異樣古董。燕青微微咳嗽一聲，只見屏風背后轉出一個丫鬟來，見燕青道個萬福，便問燕青：『哥哥高姓？那里來？』燕青道：『相煩姐姐請媽媽出來，小閑自有話說。』梅香入去，不多時，轉出李媽媽來，燕青請他坐了，納頭四拜。李媽媽道：『小哥高姓？』燕青答道：『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張乙的兒子張閑的便是，從小在外，今日方歸。』原來世上姓張姓李姓王的最多，那度婆思量了半晌，又是燈下，認人不仔細，猛然省起，叫道：『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閑么？你那里去了，許多時不來？』燕青道：『小人一向不在家，不得來相望。如今伏侍個山東客人，有的是家私，說不能盡。他是個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財主，今來此間：一者就賞元宵，二者來京師省親，三者就將貨物在此做買賣，四者要求見娘子一面。怎敢說來宅上出入，只求同席一飲，稱心滿意。不是小閑賣弄，那人實有千百兩金銀，欲送與宅上。』那度婆是個好利之人，愛的是金資，聽的燕青這一席話，便動了念頭，忙叫李師師出來，與燕青廝見。燈下看時，端的好容貌。燕青見了，納頭便拜。有詩爲證：

芳年聲價冠青樓，玉貌花顏是罕儔。

共羨至尊曾貼體，何慚壯士便低頭。

那虔婆說與備細，李師師道：『那員外如今在那里？』燕青道：『只在前面對門茶坊里。』李師師便道：『請過寒舍拜茶。』燕青道：『不得娘子言語，不敢擅進。』虔婆道：『快去請來。』燕青徑到茶坊里，耳邊道了消息，戴宗取些錢，還了茶博士，三人跟着燕青，徑到李師師家內。入得中門，相接請到大客位里，李師師斂手向前動問起居道：『適間張閑多談大雅，今辱左顧，綺閣生光。』宋江答道：『山僻村野，孤陋寡聞，得睹花容，生平幸甚。』李師師便邀請坐，又看着柴進問道：『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？』宋江道：『此是表弟葉巡檢。』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。宋江、柴進居左，客席而坐。李師師右邊，主位相陪，奶子捧茶至，李師師親手與宋江、柴進、戴宗、燕青換盞，不必說那盞茶的香味，細欺省舌，香勝龍涎。茶罷，收了盞托，欲叙行藏，只見奶子來報：『官家來到后面。』李師師道：『其實不敢相留，來日駕幸上清宮，必然不來，却請諸位到此，少叙三杯，以洗泥塵。』宋江喏喏連聲，帶了三人便行。

出得李師師門來，與柴進道：『今上兩個表子，一個李師師，一個趙元奴。雖然見了李師師，何不再去趙元奴家走一遭？』宋江徑到茶坊間壁，揭起簾幕，張閑便請趙婆出來說話。燕青道：『我這兩位官人，是山東巨富客商，要見娘子一面，一百兩花銀相送。』趙婆道：『恰恨我女兒沒緣，不快在床，出來相見不得。』宋江道：『如此却再來求

見。』趙婆相送去門，作別了。四個且出小御街，徑投天漢橋來看鰲山。正打從樊樓前過，聽得樓上笙簧聒耳，鼓樂喧天，燈火凝眸，游人似蟻，宋江、柴進也上樊樓，尋個閣子坐下，取些酒食肴饌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。吃不到數杯，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道：

浩氣冲天貫斗牛，英雄事業未曾酬。

手提三尺龍泉劍，不斬奸邪誓不休！

宋江聽得，慌忙過來看時，却是九紋龍史進、沒遮欄穆弘在閣子內吃得大醉，口出狂言。宋江走近前去喝道：『你這兩個兄弟嚇殺我也！快算還酒錢，連忙出去！』早是遇着我，若是做公的聽得，這場橫禍不小。誰想你這兩個兄弟也這般無知粗糙！快出城，不可遲滯。明日看了正燈，連夜便回，只此十分好了，莫要弄得決撒了！』史進、穆弘默默無言，便叫酒保算還了酒錢。兩個下樓，取路先投城外去了。

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，少添春色，戴宗計算還了酒錢，四人拂袖下樓，徑往萬壽門，來客店內敲門。李逵困眼睜開，對宋江道：『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，既帶我來，却教我看房，悶出鳥來。你們都自去快活！』宋江道：『爲你生性不善，面貌丑惡，不爭帶你入城，只恐因而惹禍。』李逵便道：『你不帶我去便了，何消得許多推故！幾曾見我那里嚇殺了別人家小的大的！』宋江道：『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帶你入去，看罷了正

燈，連夜便回。』李逵呵呵大笑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正是上元節候，天色清明得好。看看傍晚，慶賀元宵的人不知其數，古人有篇絳都春單道元宵景致：

融和初報，乍瑞靄霽色，皇都春早。翠幃競飛，玉勒爭馳，都聞道鰲山彩結蓬萊島。向晚色，雙龍銜照。絳霄樓上，彤芝蓋底，仰瞻天表。縹緲風傳帝樂，慶玉殿共賞，群仙同到。迤邐御香，飄滿人間開嘻笑。一點星球小，漸隱隱鳴梢聲杳。游人月下歸來，洞天未曉。

當夜宋江與同柴進，依前扮作閑涼官，引了戴宗、李逵、燕青，五個人徑從萬壽門來。是夜雖無夜禁，各門頭目軍士全付披挂，都是戎裝幘帶，弓弩上弦，刀劍出鞘，擺布得甚是嚴整。高太尉自引鐵騎馬軍五千，在城上巡禁。宋江等五個向人叢里挨挨搶搶，直到城里，先喚燕青，附耳低言：『與我如此如此，只在夜來茶坊里相等。』燕青徑往李師師家扣門，李媽媽，李行首都出來接見燕青，便說道：『煩達員外休怪，官家不時間來此私行，我家怎敢輕慢。』燕青道：『主人再三上復媽媽，啓動了花魁娘子，山東海僻之地，無甚希罕之物，便有些出產之物，將來也不中意，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，權當人事。』隨后別有罕物，再當拜送。』李媽媽問道：『如今員外在那里？』燕青道：『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，同去看燈。』世上虔婆愛的是錢財，見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兩塊，

放在面前，如何不動心！便道：『今日上元佳節，我子母們却待家筵數杯，若是員外不棄，肯到貧家少叙片時。』燕青道：『小人去請，無有不來。』說罷，轉身回得茶坊，說與宋江這話了，隨即都到李師師家。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門前等。

三個人入到里面大客位里，李師師接着，拜謝道：『員外識荆之初，何故以厚禮見賜，却之不恭，受之太過。』宋江答道：『山僻村野，絕無罕物，但送些小微物，表情而已，何勞花魁娘子致謝。』李師師邀請到一個小小閣兒里，分賓坐定，奶子、侍婢捧出珍異果子，濟楚菜蔬，希奇案酒，甘美肴饌，盡用錠器，擺一春臺。李師師執盞向前拜道：『夙世有緣，今夕相遇二君，草草杯盤，以奉長者。』宋江道：『在下山鄉雖有貫伯浮財，未曾見如此富貴，花魁的風流聲價，播傳寰宇，求見一面，如登天之難，何況親賜酒食。』李師師道：『員外獎譽太過，何敢當此。』都勸罷酒，叫奶子將小小金杯巡篩。但是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，皆是柴進回答，燕青立在邊頭和哄取笑。

酒行數巡，宋江口滑，揎拳裸袖，點點指指，把出梁山泊手段來。柴進笑道：『我表兄從來酒后如此，娘子勿笑。』李師師道：『各人稟性何傷。』丫鬟說道：『門前兩個伴當。一個黃髭須，且是生的怕人，在外面喃喃呐呐地罵。』宋江道：『與我喚他兩個入來。』只見戴宗引着李逵到閣子里。李逵看見宋江、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，自肚里有五分沒好氣，圓睜怪眼，直瞅他三個。李師師便問道：『這漢是誰？』恰象土地廟里對判官立地的小鬼。』衆人都笑，李逵不省得他說。宋江答道：『這個是家生的孩兒小』

李。』李師師答道：『我倒不打緊，辱沒了太白學士。』宋江道：『這廝却有武藝，挑得三百斤擔了，打得三五十人。』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鐘，各與三鐘，戴宗也吃三鐘。燕青只怕他口出訛言，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門前坐地。宋江道：『大丈夫飲酒，何用小杯！』就取過賞鐘，連飲數鐘。』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東去詞。宋江乘着酒興，索紙筆來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拂開花箋，對李師師道：『不才亂道一詞，盡訴胸中鬱結，呈上花魁尊聽。』當時宋江落筆，遂成樂府詞一首，道是：

天南地北，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？借得山東烟水寨，來買鳳城春色。翠袖圍香，絳綃籠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體態，薄幸如何消得？想蘆葉灘頭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鷄消息。義膽包天，忠肝蓋地，四海無人識。離愁萬種，醉鄉一夜頭白。

寫畢，遞與李師師，反復看了，不曉其意。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，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訴，只見奶子來報：『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后門。』李師師忙道：『不能遠送，切乞恕罪。』自來后門接駕，奶子、丫鬟連忙收拾過了杯盤什物，扛過臺桌，灑掃亭軒。宋江等都未出來，却閃在黑暗處，張見李師師拜在面前，奏道：『起居聖上龍體勞困。』只見天子頭戴軟紗唐巾，身穿滾龍袍，說道：『寡人今日幸上清宮方回，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，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，約下楊太尉，久等不至，寡人自來，愛卿近前與朕攀

話。』宋江在黑地里說道：『今番錯過，后次難逢，俺三個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，有何不好！』柴進道：『如何使得？便是應允了，后來也有翻變。』三個正在黑影里商量。

却說李逵見了宋江、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吃酒，却教他和戴宗看門，頭上毛發倒豎起來，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，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幕，推開扇門，徑走入來，見了李逵，喝問道：『你這廝是誰？敢在這裡？』李逵也不回應，提起把交椅，望楊太尉劈臉打來。楊太尉倒吃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兩交椅打翻地下。戴宗便來救時，那里攔當得住。李逵扯下幅畫來，就蠟燭上點着，東焯西焯，一面放火，香桌椅凳，打得粉碎。宋江等三個聽得，趕出來看時，見黑旋風褪下半截衣裳，正在那里行凶。四個扯出門外去時，李逵就街上奪條棒，直打出小御街來。宋江見他性起，只得和柴進、戴宗先趕出城，恐關了禁門，脫身不得，只留燕青看守着他。李師師家火起，驚得趙官家一道烟走了。鄰佑人等一面救火，一面救起楊太尉，這話都不必說。

城中喊起殺聲，震天動地。高太尉在北門上巡警，聽得了這話，帶領軍馬，便來追趕。燕青伴着李逵，正打之間，撞着穆弘、史進，四人各執槍棒，一齊助力，直打到城邊。把門軍士急待要關門，外面魯智深掄着鐵禪杖，武行者使起雙戒刀，朱仝、劉唐手拈着樸刀，早殺入城來，救出里面四個。方才出得城門，高太尉軍馬恰好趕到城外來。八個頭領不見宋江、柴進、戴宗，正在那里心慌。

原來軍師吳用已知此事，定教大鬧東京，克時定日，差下五員虎將，引領帶甲馬軍

一千騎，是夜恰好到東京城外等接，正逢着宋江、柴進、戴宗三人，帶來的空馬就教上馬，隨後衆人也到。正都上馬時，于內不見了李逵。高太尉軍馬冲將出來。宋江手下好漢全伙在此！早早獻城，免汝一死！』高太尉聽得，那里敢出城來，慌忙教放下吊橋，衆軍上城提防。宋江便喚燕青分付道：『你和黑廝最好，你可略等他一等，隨後與他同來。我和軍馬衆將先回，星夜還寨，恐怕路上別有枝節。』

不說宋江等軍馬去了。且說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時，只見李逵從店里取了行李，拿着雙斧，大吼一聲，跳出店門，獨自一個，要去打這東京城池。正是：聲吼巨雷離店肆，手提大斧劈城門。畢竟黑旋風李逵怎地去打城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 梁山泊雙獻頭

話說當下李逵從客店里搶將出來，手拏雙斧，要奔城邊劈門，被燕青抱住腰胯，只一交，攔個脚捎天。燕青拖將起來，望小路便走，李逵只得隨他。

爲何李逵怕燕青？原來燕青小廝撲天下第一，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。李逵若不隨他，燕青小廝撲，手到一交。李逵多曾着他手脚，以此怕他，只得隨順。

燕青和李逵不敢從大路上走，恐有軍馬追來，難以抵敵，只得大寬轉奔陳留縣路來。李逵再穿上衣裳，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，又因沒了頭巾，却把焦黃發分開，綰做兩個丫髻。行到天明，燕青身邊有錢，村店中買些酒肉吃了，拽開脚步趲行。

次日天曉，東京城中好場熱鬧，高太尉引軍出城，追趕不上自回。李師師只推不知，楊太尉也自歸家將息，抄點城中被傷人數，計有四五百人，推倒跌損者，不計其數。高太尉會同樞密院童貫，都到太師府商議，啓奏早早調兵剿捕。

且說李逵和燕青兩個，在路行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喚做四柳村。不覺天晚，兩個便投一個大莊院來，敲開門，直進到草廳上。莊主狄太公出來迎接，看見李逵綰着兩個丫髻，却不見穿道袍，面貌生得又丑，正不知是甚么人。太公隨口問燕青道：『這位是那裏來的師父？』燕青笑道：『這師父是個蹺蹊人，你們都不省得他。胡亂趁些晚飯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李逵只不做聲。太公聽得這話，倒地便拜李逵，說道：『師父，可

救弟子則個。』李逵道：『你要我救你甚事，實對我說。』那太公道：『我家一百余口，夫妻兩個，嫡親止有一個女兒，年二十余歲，半年之前，着了一個邪祟，只在房中，茶飯并不出來討吃。若還有人去叫他，磚石亂打出來，家中人都被他打傷了，累累請將法官來，也捉他不得。』李逵道：『太公，我是薊州羅真人的徒弟，會得騰雲駕霧，專能捉鬼，你若舍得東西，我與你今夜捉鬼。如今先要一猪一羊，祭祀神將。』太公道：『猪羊我家盡有，酒自不必得說。』李逵道：『你揀得膘肥的宰了，爛煮將來，好酒更要幾瓶，便可安排，今夜三更與你捉鬼。』太公道：『師父如要書符紙札，老漢家中也有。』李逵道：『我的法只是一樣，都沒什麼鳥符，身到房里，便揪出鬼來。』燕青忍笑不住。老兒只道他是好話，安排了半夜，猪羊都煮得熟了，擺在廳上。李逵叫討十個大碗，滾熱酒十瓶，做一巡篩，明晃晃點着兩枝蠟燭，焰騰騰燒着一爐好香。李逵掇條凳子，坐在當中，并不念甚言語。腰間拔出大斧，砍開猪羊，大塊價扯將下來吃。又叫燕青道：『小乙哥，你也來吃些。』燕青冷笑，那里肯來吃。李逵吃得飽了，飲過五六碗好酒，看得太公呆了。李逵便叫衆莊客：『你們都來散福。』拈指間散了殘肉。李逵道：『快舀桶湯來，與我們洗手洗脚。』無移時，洗了手脚，問太公討茶吃了。又問燕青道：『你曾吃飯也不曾？』燕青道：『吃得飽了。』李逵對太公道：『酒又醉，肉又飽，明日要走路程，老爺們去睡。』太公道：『却是苦也！這鬼幾時捉得？』李逵道：『你真個要我捉鬼，着人引我到你女兒房里去。』太公道：『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，磚石亂打出來，誰人敢去？』

李逵拔兩把板斧在手，叫人將火把遠遠照着。李逵大踏步直搶到房邊，只見房內隱隱的有燈。李逵把眼看時，見一個后生樓着一個婦人在那里說話。李逵一脚踢開了房門，斧到處，只見砍得火光爆散，霹靂交加。定睛打一看時，原來把燈盞砍翻了。那后生却待要走，被李逵大喝一聲，斧起處，早把后生砍翻。這婆娘便鑽入床底下躲了。李逵把那漢子先一斧砍下頭來，提在床上，把斧敲着床邊喝道：『婆娘，你快出來。若不鑽出來時，和床都剁的粉碎。』婆娘連聲叫道：『你饒我性命，我出來。』却才鑽出頭來，被李逵揪住頭髮，直拖到死尸邊問道：『我殺的那廝是誰？』婆娘道：『是我奸夫王小二。』李逵又問道：『磚頭飯食，那里得來？』婆娘道：『這是我把金銀頭面與他，三二更從牆上運將入來。』李逵道：『這等腌臢婆娘，要你何用！』揪到床邊，一斧砍下頭來，把兩個人頭拴做一處，再提婆娘尸首和漢子身尸相并，李逵道：『吃得飽，正沒消食處。』就解下上半截衣裳，拿起雙斧，看着兩個死尸，一上一下，恰似發擂的亂剁了一陣。李逵笑道：『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。』插起大斧，提着人頭，大叫出廳前來：『兩個鬼我都捉了。』撇下人頭，滿莊里人都吃了一驚，都來看時，認得這個是太公的女兒，那個人頭，無人認得。數內一個莊客相了一回，認出道：『有些象東村頭會粘雀兒的王小二。』李逵道：『這個莊客倒眼乖！』太公道：『師父怎生得知？』李逵道：『你女兒躲在床底下，被我揪出來問時，說道：「他是奸夫王小二，吃的飲食，都是他運來。」問了備細，方才下手。』太公哭道：『師父，留得我女兒也罷。』李逵罵道：『打脊老牛，女兒偷了漢子，